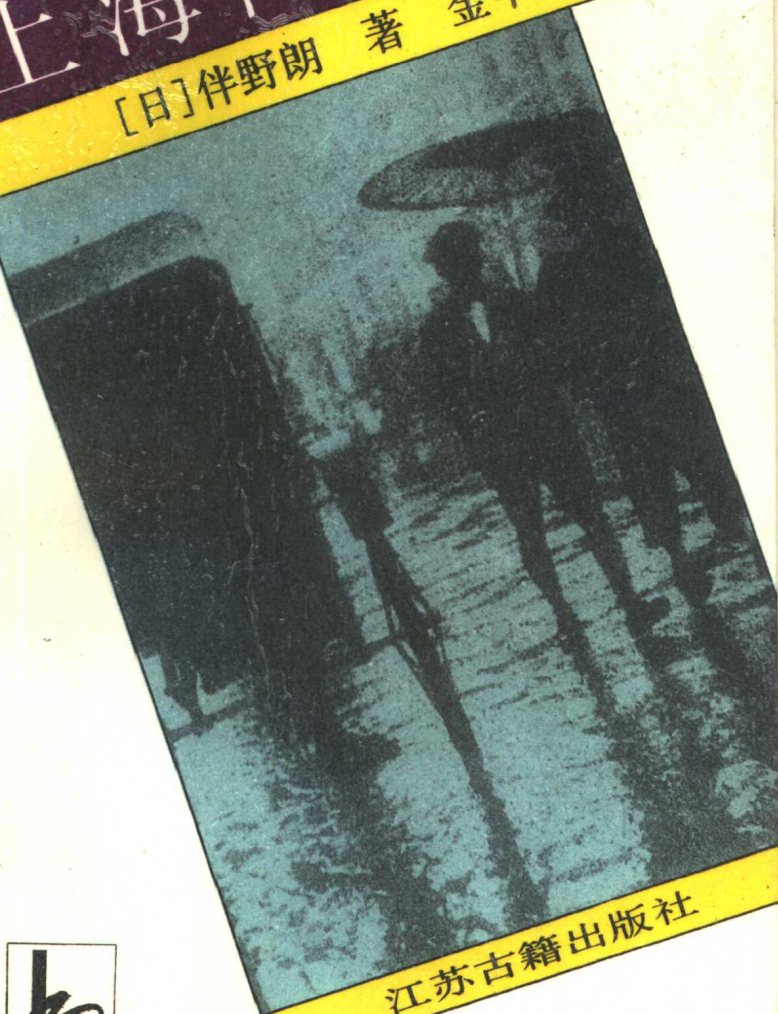


上海间谍战

[日]伴野朗 著 金中 译



江苏古籍出版社



上海间谍战

[日]伴野朗 著
金中 译



江苏古籍出版社

上海间谍战

〔日〕伴野朗 著

金 中 译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扬中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印张7.875 插页1 字数131,000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80519—176—X/K·71

责任编辑 陆钟琦 定价：3.50元

译者前言

1939年，纳粹德国攻占波兰，法西斯头目、秘密警察、党卫军司令希姆莱下令要消灭在远东的犹太人，派党卫军中校艾伦贝去上海执行这项秘密任务。

与此同时，日本军部为了炫耀它在沦陷区强化维持治安的“成果”，以使“满洲国”在国际上取得合法地位，策划“满洲国”皇帝陛下溥仪对上海进行非正式访问。

党卫军艾伦贝中校带来希特勒给溥仪“皇帝”的亲笔信。要求他协助消灭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犹太人。其交换条件是将犹太人的财产归“满洲国”所有，帮助“满洲国”渡过财政困难。

犹太人的国际组织“大卫的眼睛”上海支部得到以上情报后，千方百计阻挠艾伦贝中校的罪恶计划的实施。

就在这时，在溥仪“皇帝”访问上海前3天，

“满洲国”驻上海代表，负责安排“皇帝陛下”访问日程的森户祐二，突然被人暗杀。同时犹太人财阀本格里翁的孙女玛丽亚遭人绑架。

围绕着这一连串事件，在上海的德国领事馆情报官、日本总领事馆及其领事警察署、日本驻上海的宪兵队、汪伪特工组织“76号”、国民党蓝衣社、CC团陈立夫以及青帮头目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错综复杂、离奇曲折的间谍战。

读者可以从这部纪实小说中看到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侧面。

《上海间谍战》作者伴野朗，1936年生于日本爱媛县，东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科毕业。1976年以《五十万年死角》获江戸川乱步奖；1984年以《受伤的野兽》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短篇奖。

日本投降时，作者才9岁，小学三年级学生。他在另一资料中说：“我当时疏散在四国岛伊予滩的小渔村。听到意义不明的天皇的‘玉音广播’，看到大人们哭泣，才得知日本战败了。同时我回到松山的家里，只记得那天蝉鸣鼓噪，天气炎热。”

作者从大学时代起对中国近代史发生了浓厚兴趣，大学毕业后，进朝日新闻社工作，多次访问中国。本书成书前，作者查阅了《东洋文库》的大量资料和部分关东军的档案。主要参考书有《现代史资料·太平洋战争》（白井胜美、稻叶正夫编），

《证言·我的昭和史(5)》(东京12频道报导部编),《汉奸裁判史》(益井康一著),《中国文明史物语》(大林重信著),《朝日新闻》(昭和十三年至十七年)。书中登场的伪满驻上海代表森户祐二、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柴山兼四郎大佐、晴气庆胤少佐、香川义雄少佐等以及“76号”特务机关丁默邨、李士群、上海闻人杜月笙都是查有实据的真实人物。

本书用纪实文学的形式创作了1939年下半年发生在上海的一个历史片断。由于作者善于剪裁历史,选材得当,作品写得引人入胜,使读者得以轻松自如地了解史实。由于作者的教养和文化背景不同,书中对日本特工人员山城太助的矛盾心理刻画得不够深刻,并有过分渲染之处,望读者予以批判地接受。

1986年11月,我访问日本前夕,郭博先生(郭沫若先生的二公子)送我一本书,供我在旅途上解闷,就是这本《上海间谍战》。我觉得此书有较强的可读性,兹特译出,以飨读者。

金 中

1989年9月7日

于山东大学

目 录

译者前言

1	序 曲
12	疑 惑
41	绑 架
65	巧 合
88	发 现
109	谋 略
137	争 夺
161	追 踪
190	虎 穴
214	决 斗
243	尾 声

序 曲



1

柏林剧场巨大的阴影浮现在黑暗中。

此刻已过了午夜1点，街上几乎没有行人。阿道夫·希特勒所领导的德意志第三帝国的首都柏林沉睡在黑暗和寂静中。

在深海海底似的林登大街上，一辆汽车头灯射出的光束把黑暗撕成两半。这是一辆最高级的“奔驰”牌黑色轿车。

汽车冲着柏林剧场向左一拐，加快了速度，从马路中央向东驶去。行驶了约500米，发现前面岗哨

的红灯，减慢了速度。

“请出示通行证！”

年轻的下士官靠近车窗，问道。尽管是通宵执行勤务，但他的脸上充满着活力。德军10天以前进攻波兰，从各地传来了胜利的消息。全体国民沸腾了。警备首都柏林的留守部队士气高昂是理所当然的。

驾驶座上坐着一位二十四五岁的美女。纯白的夜礼服上披着黑色的外衣。

“你们辛苦了……”那女人嫣然一笑。红喷喷的嘴唇颇有点魅力。年轻的下士官仿佛受到了刺激，身子微微一震颤，不好意思地红着脸接住那女人递过来的通行证。

“这是……”他见到了通行证签发人的名字，不由地吸了一口冷气。

——海因里希·希姆莱。

这是令人闻之丧胆的纳粹党卫军(SS)头目的名字。

“对不起，失礼了。兴登堡夫人！”

下士官得知对方的身份和姓名后，赶忙向她敬礼，同时又以好奇的眼光注视汽车中的女人。

“可以通行了吗？”

那女人的嘴唇娇艳地翕动了一下。

“请——”

“元首的招待会特别热闹，我竟然忘掉了时间，弄得这么晚……”兴登堡夫人乐滋滋地笑道。她的手一推档，脚踩油门，那奔驰车轻盈地启动了。

“呃，她就是兴登堡夫人吗？”下士官目送着这漂亮的汽车的尾灯，嘟囔了一声。

格哈特·兴登堡是被誉为希特勒的“影子财政大臣”的银行家。在纳粹党创立时，他支持过希特勒，在资金融通方面给予方便。希特勒掌握政权后，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担任政府中的任何职务。然而，兴登堡仍然只是德意志银行的总裁而已。

——这样，我可以客观地观察世界。——这是他的信念。

薇塔·兴登堡是这位老银行家今春新娶的第三位太太。她原是酒店中的一位歌星，偶然的机会被兴登堡看上了。他非常溺爱这位年龄比他小40岁的妻子。而薇塔确实是配得上他爱的美女。

这天夜晚，她出席了在希特勒官邸举行的庆祝攻占波兰的招待会。老兴登堡因身体偶感不适，在郊外别墅中休养。薇塔是代表丈夫前去祝贺的。

在招待会上，薇塔听到了一个情报。这是希姆莱无意中泄露出来的。他正和情报次官海富纳说话。

——最近将在上海发生一起震撼世界的事件：
要把远东的犹太人彻底消灭……。

听了这话，薇塔的背脊似乎冻僵了。然而，当时的气氛不允许她的表情有所变化。

“这事情挺有点儿意思……”

薇塔期待希姆莱重新张嘴，可是，他说到这里，再也不往下说了。见到这位实权人物渐渐显露出一不高兴的表情，她不便再去深究。

薇塔懂得自己的处境。她招摇过市，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是兴登堡美貌的新妻。

她不愿意轻易抛弃自己脸上的假面具。只要自己保持住兴登堡夫人的地位，那就有不少机会接触纳粹的秘密情报。

薇塔懂得珍重自己。她的耳朵不止一次响起希姆莱泄露出来的话：

——最近将在上海发生一起震撼世界的事件：
要把远东的犹太人彻底消灭……。

她要把这一情报迅速传递给联络员“黑色骑士”。她约定和他午夜1时半在尼盖尔大道国立印刷局门前接头。

薇塔有一件没有向丈夫公开的秘密。

她是犹太人。她巧妙地将自己的出生伪装起来，而她的体内千真万确地流着犹太人的血液。

此外，她还担负着不能向任何人公开的任务——探询纳粹有关犹太人政策的机密。

薇塔是犹太中央情报局“大卫的眼睛”派到柏林纳粹首脑部的一名间谍。

薇塔开足马力向前行驶，她握住方向盘向左转弯，前面就是国立印刷局。

这时，从路旁窜出一只野猫。它由于受到汽车头灯强烈光束的刺激，向马路中央跑去。

“啊——”

薇塔条件反射地躲开它。她把方向盘向右一打，来了个急煞车。汽车轮胎发出一声怪叫，车身滑向一边。

——糟糕！

她发现自己的车速过快了。在招待会上喝的鸡尾酒使她的神经过分兴奋，才有眼前意想不到的事故发生。她双足紧紧踩住踏板，双手握紧方向盘。但汽车的操纵权已不在她手里，车身所产生的惯性支配着车的行动。车身好象腾在空中，紧接着受到撕裂般的冲击。

薇塔的前额和胸部感到一阵剧痛。

——我得钻出去。

她尚有意识，但手脚已不听大脑指挥，血从额角上流下来。一呼吸，胸部好象无数枚针在猛刺。

薇塔 兴登堡渐渐地失去了知觉。她嘴里还重

复着必须告诉“黑色骑士”的情报。

被命名为“黑色骑士”的联络员潜伏在国立印刷局门前的昏暗角落里，在约定时间前十分钟，他到达这个位置。

他为自己被命名为“黑色骑士”感到骄傲。他还是个娃娃脸的小青年。由于他的责任心强，又有活动能力，在组织内得到很高的评价。他的父亲在远东地区的“大卫的眼睛”内工作。他以自己有这样一位父亲感到自豪，而他的父亲亦以自己有这样一个人儿子而觉得欣慰。

在约定时刻出现了汽车的头灯。它象一只野兽突然从黑夜里窜出来，全速行驶在马路上。

——没错。这是薇塔的汽车。

他从昏暗角落中站起身来。

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故。一阵急煞车声后，柏油马路上传来一声怪叫，接着闻到了轮胎烧焦的臭味。

“奔驰”牌轿车撞倒了道旁的大树，猛地碰在水泥墙上，车身被掀翻了。这仅仅是一霎那间发生的变故。

——糟糕！薇塔的车完了！

他飞身向汽车扑去。在支离破碎的驾驶座上，薇塔·兴登堡负了重伤，生命垂危。她那美丽的脸

鹿苍白无力。她的前额破裂了，胸部被撞得粉碎。

“薇塔！你振作一下！”

他凑在她的耳边喊叫。

“我是‘黑色骑士’。你有什么话要告诉我？”

她的嘴翕动了一下，她有话对他说。他赶忙将耳朵贴到她嘴上。

“……希姆莱…要在上海…彻底消灭犹太人。”

她还能说话，简直是个奇迹。她用尽全身的力气进出以上这句话。

“薇塔，你振作一下，希姆莱的计划是什么？”

这时，“黑色骑士”发现薇塔已死了。她张着小嘴，还想说什么，却咽了气。

“薇塔，我一定负责将这个你用生命换来的情报传递给远东的组织。”

“黑色骑士”告别了薇塔的尸体。

当他离开“奔驰”，消失在昏暗角落里时，汽车油箱爆炸了，燃起了熊熊的大火。

汽车一连发出三声爆炸的巨响，车身的碎片飞向四周。

薇塔·兴登堡一动不动地在熊熊的大火中被烧毁了。

2

房间里蒙蒙亮，若明若暗。

东侧窗户上的窗帘挡住了刚开始生辉的阳光。

上海市井的一天的生活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噪音透过窗户传到这六层楼的公寓中。独轮车的“吱吱嘎嘎”的响声、汽车的喇叭声，还有尖声尖气的上海话声……今天早晨和往日一样没有变化。

假如打开窗户可以望见混浊的呈泥黄色的黄浦江，还可以望见耸立在南京路口的帕莱斯饭店的尖塔以及横跨苏州河的外白渡桥。

他从卧室的床上起身，向放在枕头旁的手表瞟了一眼。

——6时半。

他习惯地瞅了瞅躺在床上的年轻女人。看不见她的脸，毛毯裹住了她赤裸着的雪白的身子。

他用放在身旁的浴巾裹住身子下了床。

昨夜的醉意和房事的疲劳尚未恢复。他要淋浴把自己冲洗干净后，再刮胡子——这是他每日的晨课。

他来到了起居室。这儿也挂着厚窗帘。他伸了个懒腰。

——？

这时，他忽然产生一种不谐调的感觉。

——这难道不是我的房间吗？

他总觉得不知哪儿有所不同，但又说不上来。

在这一瞬间，他产生了小小的疑惑。

他的公寓房间是由卧室、起居室和浴室构成的。

一进门，右首是浴室，往里进是舒适的起居室。卧室在起居室的东北角。北面的墙壁与邻居隔开。

他站在起居室中央。南边靠墙是一排书架。东窗下放着桌子，上面有台灯、镇纸、墨水瓶、笔插。脚下铺着他所喜爱的淡茶色的地毯。

他用审慎的眼光将这些东西一一核实。他为人非常细心。这种习惯是他获得目前地位的原动力。

他发现房间里丝毫没有变化。所有物品都是按照他的习惯安放在原来的位置上。

他非常崇尚和遵守自己的习惯。他把镇纸的位置向右移动了5厘米，似乎这样看起来比较舒服。

——难道是心理作用吗？

想到这里，他为自己的神经过敏感到诧异。

——要知道，我现在正担负着一件重大任务。

6天以后将有一件重大任务落到自己头上。假如顺利完成这项任务，可以获得一大笔钱，快活一辈子。

——莉莉这妮子也有点玩腻了。

他问床上裹着毛毯的裸女瞅了一眼。往后只要有了钱，什么样的美女都能弄到手。

他又向房间扫视了一番。没错，这确实确实是自己的房间。

他按部就班地开始每日的晨课：走进浴室，用冷水洗了个淋浴，把昨夜的残滓统统冲洗掉。

他未擦干身子，站在化妆镜跟前。眼睛四周一圈黑影，这是疲倦的痕迹。这件事目前还没有被人察觉。为此，自己作了极大的努力，特别是接触对方，十分谨慎小心，伤透脑筋。现在是最重要的时刻。谨慎小心从来都不会过分的。

然而，昨夜对方十分大胆，以“预祝成功”的名义请他喝酒。自己并不是不乐意喝酒，喝了几杯，幸好没有出洋相。

他的胡子特别肯长，早晨剃了，到了中午又拉拉碴碴的了。因此，剃了胡子后，皮肤青虚虚的，他感到非常舒服。

他用德国造的电剃刀剃胡子。当时电剃刀还是珍品。细细的网孔捕捉着胡子，高速度回 转 的 薄刃，将脸刮得干干净净。他所住的法国租界的电压为115伏。

他拿起了电剃刀，习惯的手感使他毫不踌躇地将电剃刀的插头插到附在梳妆台的电源上。这是他